

消失记

在浓重如墨的夜中，有一座庞大的商场，灯光刺眼。

绕着商场边的环形路兜了三圈，他们才找到车位。张渡远从副驾驶座位上下来，有点晕车。一行四人，都是新来加州读研的学生。听说感恩节午夜开始衣服会大减价，他同系的男生在微信群里拉人去商场，他报了名。开车的是那个男生，后排坐了两个姑娘，他之前都没有见过。一路闲聊几句，解不了他的困意。

商场是标准的大而无当的美式建筑，四方形，两层楼，四面不知开了多少扇大门，上面都写着大字“Great Mall”。“美国人起名字真是头脑简单，稍大一点的商场都叫Great Mall，车道多一点就肯定是Broadway，别的不说，我已经不知道见到多少California Avenue了！”旁边男生不屑地评论，两个女生半应和半钦佩地陪着笑笑。

张渡远没留意听，他看着面前川流不息的人们。加州是全世界的大拼盘，至不济也是全世界码农与偷渡者的大拼盘。旁边走过了高大肥胖的白人黑人，矮小的黄种人，黑而矮小的墨西哥人，矮小而不算太黑的印度人，还有一个矮小而戴白面纱的阿拉伯妇人。一个墨西哥小孩趴在父亲的肩上，惊异而无礼地看着张渡远一行四人。一对白人夫妇疲倦地推了一车衣服出来，两个小孩各蹲在一辆推车里比赛翻白眼。

走进商场，一股闷热扑面而来，人流虽赶不上早高峰的北京十号线，但也仿佛让人回到了中国。里面声音嘈杂，各种语言交织在一起，编成一张绵柔厚重的网。张渡远的英语实在太差，上课与实验室开组会都经常听不懂，刚来前几天时别人问“how are you”他还能条件反射“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”，如果对方问“how are you doing”他就要愣一下神。后来有了新的条件反射，没等别人开口，他就准备好了回答“good！”但是今天有点奇怪，他试图听别人的对话，竟然一句也听不懂。总该听到几句“dad”，“come on”之类的吧。

“我们去挑鞋子去啦！”女生中较瘦的一个说。他旁边的男生不无失望，但也只好答应下来，凌晨四点在停车的地方见。于是他们俩进了一家男装店，张渡远准备挑一件衬衫。这里的“M”“L”之类尺码与国内全不一样，而且他本科一心只读红宝书，其实也记不清自己什么尺码。他随手拿起几件，对着镜子比一比，不知道是否合身，尤其不懂哪件得体。他想去试衣间穿上看看，但那里已经拍了长龙；直接裹在现在的衣服上，又怕被别人看到惊讶嘲笑。他拿着几件衬衣走来走去，拿不定主意；他从来不是什么果决的人。周围人流不断，并没有谁看他一眼。

他最终还是把衣服放回去，准备去其他店看一眼。同来的男生抱了一摞衣服准备排队试衣，看他打招呼作别，只点了点头。他有些窘迫地出了门，不多久就在错综复杂的商场里迷了路。然后他看到一家“LEVI'S”，总算是一家听过的店。买条牛仔裤总没坏处，至不济做实验穿上耐脏。

他不知道尺码，拿了七八件裤子才去排队。排队时摩肩接踵，周围人们聊些他听不懂的事。排到自己，不一会儿试衣结束，选了两条。他把门推开，立刻挤进来一个大汉，撞得他一个趔趄坐到地上，手里的裤子散了一地。他下意识地“sorry”，那个人却像完全没看到他，把手中的一打裤子随便扔在长条凳上。张渡远困惑多于恼火，事实上他多年没有吵过架，早就不记得什么是恼火了。他把自己拿来的裤子收起来，走出门去，又差点撞上一个胖大姑娘。我一定是太困了，他想，怎么走路都不看人了。他把挑剩的衣服放到专门的箱子里，拿着要买的两条去结账。

终于排完了结账的长队，他把两条裤子递到售货员面前。售货员是个肤色偏黑的年轻女人。她眼睛越过他，招呼下一位顾客过来。于是后面的大胖子挤上前去，把怀里的裤子推上柜台，开始从口袋里掏钱包。

张渡远完全摸不到头脑。他大了点声音说了句“excuse me, could you...”售货员在扫条形码，没有看他。“I am at line... I mean, in the line...”售货员在打包衣服，没有看他。“Hey I was in front of you, you should let me go first...”大胖子顾客嘟嘟囔囔地刷卡，没有看他。“What's wrong with you? Why are you keeping ignoring me?”售货员熟练地撕下小票，没有看他。

他注意到售货员送别胖子顾客时说了句话，猜测大概是“have a nice break”之类。然而他没有听懂。这时他突然发现，自从他进了这家商场，还没有听懂一句英语。他试着同后面的人们说话，“excuse me, do you know...”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。

他确定自己没有变聋，周围仍然是一片嘈杂的人声；他也没有失去触觉，刚才在试衣间被撞倒，现在膝盖还隐隐作痛。他想自己该不会隐形了吧。他跑到一面试衣镜前面。他看得到自己。后面有一个年轻姑娘想照镜子被他挡住了，她随手把他推开。

“别人能看到我，感觉到我。只是他们不把我当做一个人，而是当个什么东西推来推去。他们注意不到我，我也理解不了他们。”

他决定再做一个实验。他走到柜台前，抡圆了胳膊给了售货员一个巴掌。她捂着脸，惊怒地扫视四周，目光越过张渡远。然后她满脸茫然不解，继续一件件叠牛仔裤。

他瘫坐在地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周围人走过他都面无表情地绕过去。一瞬间他想要杀人，但他显然并没有刀。然后他决定偷走几件牛仔裤，他把自己选的两件捡起来，又去货架上随便拎了几条。正要出门，他想了想，还是只拿了之前选的两件；又想了想，放了些现金在地上。少了五刀，他口袋里没有那么多零钱。他走出店门，警报大作，因为牛仔裤没被扫过码。店里工作人员疑惑地看了一眼门口，又转回头各自忙碌。

“我是一个人，我还活着。我现在听不懂别人的话，别人也注意不到我。这事情有点奇怪，但并不危险。我一定只是太困了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张渡远在迷宫般的商场里乱走着，试图宽慰自己。突然他听到一个中国年轻人对后面的老太说：“妈你快点，咱们还有好几家店要去呢！”

他冲到那个老太太面前，“您好！您会讲中文吗？您是来美国看望家人的吗？您是哪里人？”老太太一边应答儿子，一边试着绕开他。但他不能就这样罢休，他还能听懂中文，他要说话。他接着喋喋不休地问，“您能听懂我说话吗？您会讲英语吗？您这次来要待多久……”

儿子问：“妈你怎么这么慢？”

母亲答：“你看前面有个什么东西总挡着我。”

儿子走上前去，不耐烦地把张渡远推开。他猝不及防，摔倒在地。母子俩走远了，后面的人们涌上来，有一个人一不小心踩到了他，绊了一跤，骂骂咧咧把他踢开。然后第二个人踩到了他，把他踢开。人流越来越密，人声越来越吵，无数人踩到了他，无数人把他踢开。他每次想站起来，都被更多的人踩倒。他感到一阵眩晕，他不想再抵抗了。在千万人的踩踏和喧哗中，他进入了甜美的昏睡。

不知多久，他醒来了，浑身是土和脚印，满脸是血。商场里人已经少了很多。手机还在，一大堆同来的男生打来的未接来电，时间凌晨四点二十。两条牛仔裤早不知哪里去了。他去卫生间把脸上的血洗净，随便找个紧急出口，出了商场。找了一会儿，他看到了自己来时的车，那个男生在车外张望。

男生抱怨道：“你怎么晚了这么多！”

“刚才没看时间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算了上车上车。”

车上两个女生已经快要睡着。男生问他为什么一件衣服都没买，他推说国内朋友来电话长聊。他想拥抱这三个能感知他的存在、听懂他说话的人。但归根结底，他们也是陌生人。他坐上了副驾驶位，系上了安全带。车上的音响刚放完《后会无期》，开始放Carpenter的原版，“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”，他听得懂。

汽车驶离灯光刺眼的商场，一头扎进浓重如墨的黑夜。